

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比安卡·皮佐尔诺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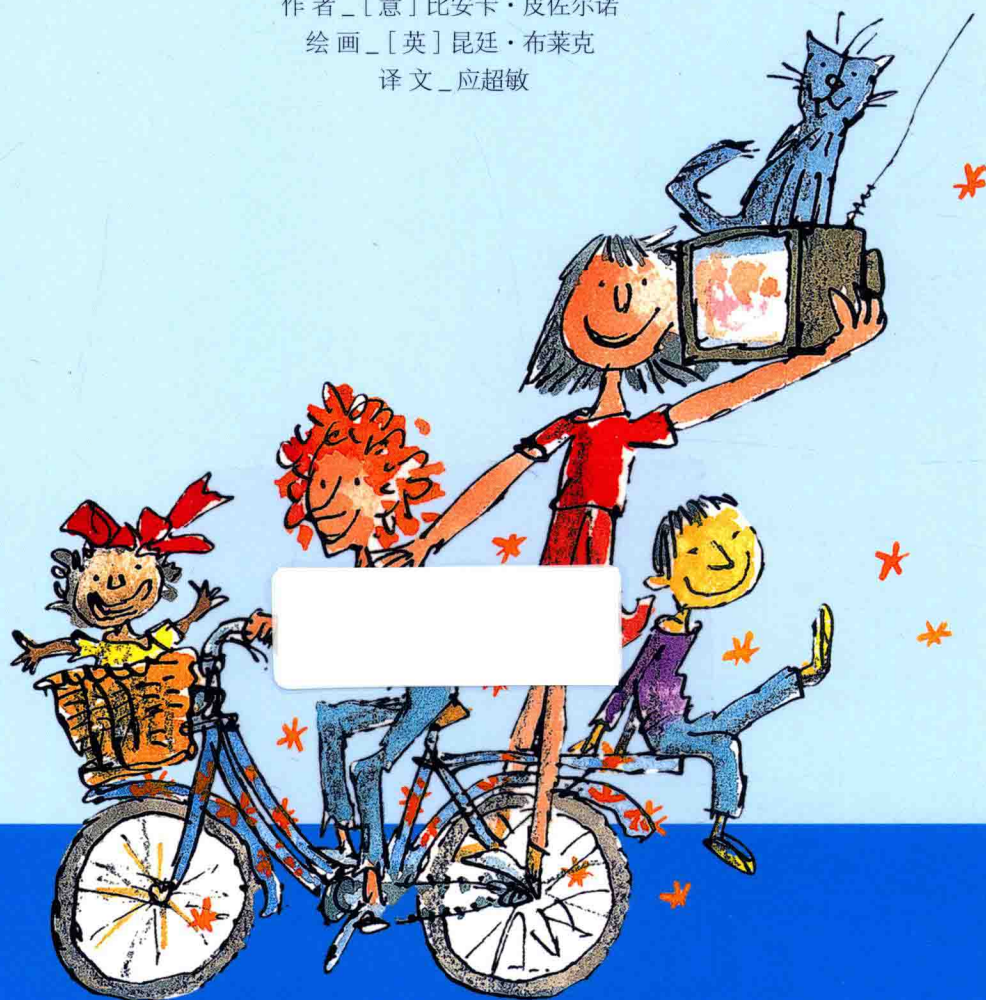
BIANCA
PITZORNO

长飞鸟胎记的女孩

作者_[意]比安卡·皮佐尔诺

绘画_[英]昆廷·布莱克

译文_应超敏



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比安卡·皮佐尔诺作品

长飞鸟胎记的 女孩

作者/ [意] 比安卡·皮佐尔诺
绘画/ [英] 昆廷·布莱克
译文/ 应超敏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飞鸟胎记的女孩 / [意] 比安卡·皮佐尔诺著; 应超敏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7. 8

(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比安卡·皮佐尔诺作品)

ISBN 978-7-5332-8002-4

I. ①长… II. ①比… ②应…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3114号

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比安卡·皮佐尔诺作品

长飞鸟胎记的女孩

[意] 比安卡·皮佐尔诺 / 著

[英] 昆廷·布莱克 / 绘

应超敏 / 译

出 版 人 傅大伟

责任编辑 高方方 房小倩

装帧设计 武岩群

出版发行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济南市市中区万寿路1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金坐标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70毫米×240毫米 16开 233千字

印 张 19

印 数 1-10000

I S B N 978-7-5332-8002-4

定 价 28.00元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17-79号

Tornatrás

Text by Bianca Pitzorno

Illustrated by Quentin Blake

© 2011 Quentin Blake for illustrations

© 2000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p.A., Milano, Italia

© 2016 Mondadori Libri S.p.A., Milano

© 2017 for this book 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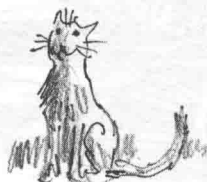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lantica S.p.A.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stored,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Atlantica S.p.A., via Leopardi, 8-20123 Milano Italy- foreignrights@atlantica.it-www.atlantica.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31-82098710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第一章	1
第二章	37
第三章	89
第四章	140
第五章	193
第六章	226
尾 声	267

长大以后，我更加感到一半的忙碌。回忆录的第一部分记录我人生的前半生。我已经知道这十一年是怎样度过的。然而有一半，我忘记了，而另一半则是一片空白。

我也知道不知道这些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写些什么，因为这些人生尚未开始。就像小时候的男孩有时说的那样，我们拭目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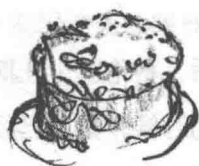
当然，今年就开春，那四四方方的盒子早已装满了。我是要把它们放在八点的钟声敲响之前。我要把它们写进我的日记里。可是我要写什么

第一章

Part One



第一节



长大以后，我要撰写一本回忆录。回忆录的第一部分记录我人生的前十一年，我已经知道这十一年是如何发展的：突然有一天，我有钱了，而且去了另一座城市生活。

现在我还不知道在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写些什么，因为这段人生尚未开始。就像米蒂姑姑的男朋友阿拉切里奥说的那样：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今早起床后，到厨房为雷奥准备早餐那会儿，我绝对想不到在八点档早间新闻开播之前，我发现自己居然成了遗产继承人。当时我情绪

很低落，因为我知道尽管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但是我不可能收到任何礼物，甚至都不会有人为我准备蜡烛和蛋糕。我记起去年十岁生日时，爸爸还为我拉了小提琴，以示庆祝。为了不让自己满肚子的不开心转变为悲伤，我必须把它发泄出来。我把盘子重重地摔在桌上，把浸湿的毛巾使劲地往雷奥脸上擦，我弟弟这个“面粉团子”马上开始哀号，但是妈妈并没有察觉这一切。

在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妈妈会改掉一大早就开电视机的习惯。我们去上学时，她会把我们送到门口，并跟我们告别。关于这点，我要很直接地写出来，不去顾及她是否会因此而不开心。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她在第一部分最后几节里的表现。

米蒂姑姑说，当我们到米兰时，很多事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节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放学后，科伦巴·托斯卡尼像往常一样从学校后院穿过来接雷奥。当科伦巴到的时候，雷奥已经从教室出来十分钟了。他正在和两个小朋友踢足球，一起等各自的哥哥或姐姐来接。

三个孩子用小书包堆了一个球门，雷奥当守门员，另外两个进攻。雷奥的头发被汗水浸透了，裤子膝盖处脏兮兮的，沾满了草和泥。科伦巴叹了一口气：如果她是老师，就随他们脏不拉几地过完这周。但是，一年级的两位老师都很挑剔，要求自己的学生每天早晨到校都必须仪表整洁，否则就会大做文章，并且马上通知家长。所以科伦巴十分绝望：等不到星期六了，才星期三就又要洗衣服了。

“快，赶紧！”她不耐烦地帮弟弟背上小书包，拉着他一直往出口走去。



她并不是学校里唯一一个必须拖着弟弟或妹妹一起回家的小女孩。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她一样，必须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买菜，到家还得准备午餐，至少在她认识的人里一个都没有。所以，他们经常到了三点都吃不上午饭。

当然，姐弟俩如果能去食堂吃饭，情况就会好很多。但是，第一，对于托斯卡尼家拮据的经济状况而言，他们根本承担不起食堂的伙食费；第二，科伦巴心里很清楚，如果没人做好午饭，把饭菜端上桌摆好，一遍又一遍地叫妈妈吃饭，她根本不记得这事。她会一直坐在心爱的扶手椅上，一边盯着自己喜爱的电视节目，一边不停地嚼着咸榛子和巧克力，每天以此果腹。

妈妈以前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以前她是个好厨师，每天晚上都会翻看烹饪书，研究第二天的食谱，计算我和雷奥健康成长所需的蛋白质、维生素、脂肪和糖类。离那个时候，其实也只有一年，但是感觉像一个世纪那么长。那时候，妈妈会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她每周都会去做头发，只要一发现连裤袜脱丝，哪怕只是一点点，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扔进垃圾箱。

爸爸死后，一切都变了。

爸爸死于一场海难。他在一艘邮轮上工作，邮轮上有一支乐队，他在这支乐队里拉了两年小提琴，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也弹钢琴。后来，他跟着这艘邮轮一起沉入了太平洋。

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我们一家才住在热那亚的港口附近。这样他每次出海回来，一上岸就可以立即飞奔到家里拥抱我们。

现在我们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因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爸爸现在“沉睡在海洋深处，沉睡在鱼儿、海藻、珊瑚之间”——迪努恰姑姑在葬礼上念的那首诗里是这么说的。每次一想到那几句诗，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埃尔库勒斯号载着几乎整船人沉到了海底。只有十位乘客在邮轮沉没前，坐着救生艇离开了，他们最后幸运地活了下来。爸爸的小提琴和整个乐队的乐器一样，也深眠海底。爸爸说乐器要和人一样有名字，便为他的 小提琴取名为“菲利普”。有时候晚上半梦半醒中，我似乎听到了“菲利普”的声音，等反应过来那是电视机里的声音时，就会觉得异常失落。



这场事故之后，妈妈没日没夜地哭。我们去上学的时候，她一个人待在家里，没有任何朋友或亲戚可以在家里安慰她，陪伴她。

妈妈有两个大姑子，也就是我爸爸的姐姐们。爸爸叫她们“姑娘们”，因为尽管两人都已经五十多岁了，可都还没有结婚。她们住在米兰，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忙。迪努恰姑姑在医院里做护士，米蒂姑姑在律师事务所当秘书。所以葬礼结束后（尽管没有棺材也没有尸体可以埋葬，她们还是把这叫作葬礼）一个礼拜，她们都不得不回自己家去了。她们会时不时地打电话问我们过得好不好，可是这和陪在我们身边是两码事儿。

妈妈在热那亚一个朋友也没有。当不幸发生时，我们才刚搬到这里没



几个月，她根本来不及交朋友。对于我和弟弟来说也是这样的。

托斯卡尼女士因为一个人待在家里很孤独，所以开始与电视为伴。当然，这并不代表之前她完全不看电视。如果不用来看的话，买电视机干什么？但是之前他们每天就看几个小时电视，主要是看看新闻或者一些有趣的节目。她只给孩子们看儿童节目，而且并不是每天都允许他们看。天气好的夏日，她会带孩子们去沙滩上或者公园里玩。如果她有事儿忙，就让他们自己去院子里玩，直到天黑了，晚饭时间到了，才把他们叫回来。

丈夫在家时，他们从来不开电视机（除了有足球赛的时候），因为丈夫会给他们讲上一次旅行中的冒险经历、邮轮上的生活、乘客的怪癖，这些比电视节目精彩得多。他开玩笑说：“等我回到海里的時候，你们有的是时间去向‘大吉姆’寻求安慰。”

事实上，“大吉姆”叫里卡多·里卡迪，他是电视台的记者，他的节目受到了家庭主妇们的广泛欢迎。他不在节目中邀请知名演员、歌手或科学家，而是邀请普通人。比如，吵架之后，想和好如初的情人；刚刚遭遇不幸，泪流满面地叙述自己惨痛经历的可怜人。他感同身受地倾听着，安慰他们，邀请观众们打电话提供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笑容很好看。

他是个记者，但更像一个演员。科伦巴和爸爸开玩笑时，就叫他“大吉姆”——那个全身长满肌肉的美国洋娃娃。雷奥在一次慈善抽奖活动中，就抽中过这样一个起码有十年甚至二十年历史的二手玩具。

如今每当想起爸爸说的那些话，科伦巴就觉得真理往往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讲出来的。年轻寡妇的这一转变并非一夜间形成的，而是慢慢发生的。大姑子们离开之后，只要孩子们一出门上学，她就会一大早把电视机打开。但雷奥和科伦巴回家吃午饭的时候， she 会把电视关掉，竭力保持以往的样子。

但是日复一日，她已经习惯了那些能与她感同身受的人的陪伴，习惯了听那些充满冒险性或者凄凉悲惨的故事。他们与她有相似的经历，但结

局是美好的。

现在，她大清早一起床就会打开电视机。客厅里便会传出脱口秀节目里嘉宾的聊天声、电视剧演员饱含情感的对话或者激动人心的广告语。孩子们每天在这些声音中醒来，又在这些声音中睡去。

雷奥刚上小学一年级，觉得学校里的一切都很新鲜，所以经常一放学回来，就把小书包往角落里一丢，开始讲：“妈妈，我跟你说，今天老师……”但是妈妈会温柔地示意他停下来：“等等，先让这位可怜的强卡拉女士把话说完，她婆婆从来不愿意到她家吃饭……”

在《我们的生活》这档节目之后，妈妈要接着看侦探片、猜谜游戏、电视剧和比谁喊得响的政治辩论。雷奥等得烦了，就自己下楼去院子里玩。

更糟糕的情况是，他会歪坐在椅子的扶手上，倚在妈妈身边，也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机。他至少可以用遥控器换一部动物纪录片、卡通片或者一个适合他年龄的节目。可是只要是妈妈在看的节目，他也跟着看，甚至是每晚七点那档可怕的节目——《我们家我做主》。瓦莱雷奥·卡拉达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他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政治家，一半的头发已经掉了，脸上涂了厚厚的粉，唯一会做的就是节目里朝着外国人乱吼。我妈妈和弟弟就好像两个弱智一样，张着嘴，一动不动地听着他吼。

现在雷奥已经熟记了所有广告词，同时也认识了所有的果酱和玩具品牌。他时不时会抱怨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开心、最不走运的孩子，但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孤儿——从这方面来说，他跟我一样——而是因为我们房间的书架上没有塞满电视游戏机、会说话的毛绒玩具、坐着武装战车的变形金刚、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娃娃、玩具跑道和无线操控的汽车。

“你不能看到什么就买什么。”科伦巴对弟弟说，“不然你会马上厌倦，就像上次你教父的妻子从美国一下子给我带了七个芭比娃娃一样，我也马



上厌倦了。”

但是妈妈如果很有钱的话，一定会给雷奥买任何东西，即使是毫无用处的愚蠢玩意儿。她似乎已经忘记，孩子们出生时，她和丈夫进行的讨论、制订的美好计划以及希望给科伦巴和雷奥何种教育。

爸爸以前总是对我们说，必须搞清楚哪些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哪些是别人要赚钱、骗我们买的东西。“广告里宣传的为了拥有幸福生活，你绝对要拥有的一百样东西里，”他对我说，“只有四五样是你真正需要的。其他的都只对卖家有用，有利于他们把自己的荷包塞满。”

我很讨厌电视。看得出来，对吗？

以前我也有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比如，电视剧《猫侦探》，还有那个两兄弟和一个胖女人主持的节目，他们会在节目里表演精彩的模仿秀。我喜欢关于自然、科学发现与探索以及介绍不同地域风土人情的纪录片，我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摇滚、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和爵士乐，甚至歌剧。如果有不懂的地方，我会向爸爸请教，然后他会耐心地解释给我听。

现在如果科伦巴对妈妈说，爱心台在放感兴趣的节目，让她换台，科伦巴觉得妈妈的答案一定是不同意。因为艾薇丽娜女士绝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有奖游戏，也不会错过那个一群人因为一些看上去愚蠢至极的原因而毫无教养地互相侮辱的脱口秀节目。

不过，反正现在能选择的频道也没有很多。科伦巴记得自己小时候，只要在电视机上安一根好天线，就可以搜到十五到二十个不同的频道。有公共频道，比如意大利国家电视台，也有私人频道，还有外国频道。后来在爸爸的言语中，她注意到慢慢地有些电视台达到了很大的规模。

这些电视台占用了所有波段。“这些波段并不像海洋里的波浪，”爸

爸向我解释道，“而是像空气中的街道，它们被称为‘以太’。”无线电节目传输的通道就像看不见的街道一样。有些电视台的老板靠广告赚了大钱，然后让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限制外国电视频道的接收，并且迫使所有和他们竞争的意大利频道关闭。但也不是说其他频道都消失了，还有几家小型地方电视台留了下来，但是它们只能在几公里的范围内播放，而且信号弱、画质差、图像苍白、画面抖动，更别提音效了。

几年下来，只留下两家能在整个意大利范围内播放的重要电视台：朋友台和爱心台。这两个电视台的节目也十分雷同。唯一的区别是“大吉姆”，也就是里卡多·里卡迪，几乎一直霸占着朋友台的屏幕，而在爱心台则是一个叫卡米拉·加尔瓦尼的女记者，很瘦，长着红色的头发。报纸上说，他们互相讨厌对方，还一直争抢观众。

爸爸以前总说，记者应该周游世界，去各地寻找新闻，探寻当下发生的事，和陌生人交流，核查重要人物说的话是否属实。像演员一样化着妆、打扮得很光鲜，坐在演播厅里和嘉宾谈论着一些事先已经确定的话题，这算哪门子记者？

以前科伦巴总在厨房的饭桌上写作业，因为她喜欢待在暖烘烘的地方，但是现在妈妈会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到最大。为了远离从客厅中传出的噪音，她试过挪到房间里。但是哪怕关着门，电视里这么响亮的说话声、音乐声和枪声，还是会妨碍她集中精力看书。

“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关到厕所里，再在耳朵里塞两个棉花球？”弟弟向她建议道。

厕所在走廊的尽头。最后，科伦巴不得不沦落到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坐在马桶上写作业的地步。虽然笔记本根本放不平稳，她也慢慢地习惯了。

但是她不能把钢琴从大门边搬到洗手间，所以不得不停止练琴。



我感觉自己背叛了爸爸，但是电视里传来的噪音
那么大，我连节拍都听不到。

现在对于妈妈来说，我是否继续学音乐，一点都不
重要。

有时候我在想，像《开罗紫玫瑰》里的情节一样，
某位演员或者某个记者在电视屏幕
上对妈妈说：

“尊敬的托斯卡尼女士或者亲
爱的艾薇丽娜，你是否留意到雷奥
的鞋底已经磨破了，你必须给他买
一双新鞋？”或者“你是否看到洗
涤剂已经用完了，冰箱已经快空了，
房租也要缴了……”

如果是我去跟她说，我觉得她会
这么回答：“是的，亲爱的（她总叫我亲爱的或者宝贝，特别是她不想听
我说话的时候），等电影结束了再说。”

我不得不像一只看门狗一样守在扶手椅边上，等待节目间的空隙。
我很讨厌这种感觉。只有播放片头或片尾的时候，她才会允许自己稍微
走一会儿神，因为她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即使在这种时候，我对她说
的那些话，她还是只能听进去一半，因为她的眼睛和耳朵依旧在准备迎接
新节目的开始。

“你去处理吧，宝贝。”为了赶紧结束这个话题，她跟我说的最多的
就是“钱在柜子的第一个抽屉里”。





第三节

这些钱是托斯卡尼先生的抚恤金，他的遗孀每个月都可以去邮局领一次。对于科伦巴来说，每次说服妈妈早上离开扶手椅这个避难所，出门去领钱，都是一场战斗。

科伦巴在邮局看到妈妈和其他人一起站在窗口排队，她发现妈妈越来越自暴自弃。艾薇丽娜女士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要老很多，衣服和头发都乱糟糟的，像乞丐一样。想想以前她和爸爸谈恋爱的时候，哪怕是我们出生后，她都那么美。每次走在街上，路人都会忍不住回头看她。

在科伦巴小时候，如果有人对她说：“这个小女孩的五官和她妈妈长得真像！”她会骄傲得不得了，一有机会就对着镜子检验自己和妈妈到底有多像，自己到底有多美。

现在妈妈变了，似乎一点都不在乎自己变成什么样儿。只有那么几次，当她看到电视广告里的妈妈们都很有年轻、很漂亮，身材苗条，穿着优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即使擦厕所和厨房的脏瓷砖时，也不会满头大汗（每次我心里都会犯嘀咕，她们为什么会把瓷砖弄得这么脏），妈妈就会噙着泪水，唉声叹气。

但是当我们从邮局出来的时候，如果我建议她：“我们去乌必姆给你买件新衣服吧？顺便再去趟理发店？”她会惊恐地回答：“不，天哪！我们赶紧回家。”

有时候科伦巴也会很不耐烦。妈妈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她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因为痛失丈夫而伤心欲绝的人吗？事实上对于科伦巴也一样，丧父之痛难以言表。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她胸腔里的某个位置，有一个伤口持续隐约地疼。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被背叛了，满怀对不公命运的愤懑

之情。

她每天夜晚都会翻来覆去地想：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他的船上？为什么刚好发生在我爸爸身上？

但是无论如何，生活还得继续。她每天还是不得不醒来，起床，去上学。当发生有趣的事情时，她会笑（尽管内心有些许罪恶感，但是还是会笑）。她会生气，会担心，会感到无聊，会思考未来，也会想去度假。科伦巴一直不解的是，如此一味躲在客厅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该死的电视机，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就像一株为了做科学实验而被放在床底下的兵豆一样，意义何在？

她不想听我说话，但只要是电视上说的，她都信。她不只相信做采访的主持人和记者，也相信那些神奇的药物、广告词、摇滚歌手和蒙特卡洛公主的八卦。有时候，我担心慢慢地她甚至会相信瓦莱雷奥·卡拉达的那些恶言恶语。瓦莱雷奥·卡拉达会用惊恐的语气嚷嚷着要我们注意所有的有色人种——他恶毒地称呼他们为“黑鬼”或“黑猪”，他认为有色人种和罗马帝国时期的蛮族一样，正在攻占意大利，事实上他们已经入侵了，总有一天意大利会被他们毁了。卡拉达是个建筑商，他所做的项目是把旧小区修复重建。这些小区被卡拉达称为“纯白地带”，因为那里不允许任何有色人种入住，即使一点点颜色都不行，连地中海人都不行。

我们真正的不幸其实是妈妈对于电视购物的热衷。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让她相信，她迫切需要一枚钻戒、一张波斯地毯、一台室内划桨器材、一瓶乳液。“大促销。”她激动地对我说，“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溜走。”

上周我在学校的时候，她终于没有忍住。我们住在一栋公寓的六楼，家里连个阳台都没有，妈妈居然被朋友台的某个骗子说服，买了一台割草机。还不是用在花园里的小型割草机，而是在高尔夫球场使用的那种。

趁着一个人在家，她打电话买了一台。当我们俩放学回家的时候，巨



大的箱子已经堵在门口了，电视购物节目的送货员也早已把这个月的抚恤金全拿走了，而原本我们要靠这些钱撑到月底。

我被这个空箱子吓坏了，在妈妈面前大发了一通脾气，她哭了。但是她还是坚持说自己捡了大便宜：“这是特价产品。你想想，最早打电话进去的前三十位观众才能买得到，我多幸运，他们给我打了对折。”

“即使是半价，可是我们要拿这个东西干什么？又不能把割草机当饭吃。”我大声叫道，“也不能拿它来缴电费。”

反正她整天都不出门，我才是那个每天去买菜的人。

